

Translated by Wei Huang

## 为什么选择齐泽克？为什么选择现在？

英国利兹大学传媒学院 保罗 A. 泰勒 ( Paul A. Taylor)

翻译：黄薇

### 介绍

《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IJZS) 是一个从不同观点和学科方面来研究斯拉沃热·齐泽克著作的学术渠道。齐泽克是一个很难将他归类的斯洛文尼亚批判主义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学家。他个性独特，挑衅不羁同时学识渊博，想象着将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和拉康式哲学心理分析学相融合，运用到文化和政治话题中去。(折中主义的例子请参见信息页在线齐泽克资源目录)。

建立此学刊的想法最初来源于由加拿大魁北克主教大学 (Bishops University in Quebec) 杰瑞·考特 (Gerry Coulter) 编辑的《鲍德里亚研究国际学刊》。学刊对于学者们研究激进思想家，但是对传播他们的著作的使用性持保守态度的讽刺局面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法。在线形式的《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是为适应齐泽克著作的广受关注而设计的 (参见本刊 1.1 期 David Gunkle 的《为什么是齐泽克，为什么选择现在? 》)，此学刊还为学术讨论营造了一个空间，从而帮助读者避免主流媒体文化对他理论的侵蚀。

齐泽克蓬乱的像熊般的亲切形象使其与媒体心目中更为典型的文雅措辞的首脑，诸如从美国智囊团代表们到类似于伯纳德·亨利·雷威 (Bernard-Henri Levy) 更有策略的粗鲁高卢多毛症这样的人物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媒体显然需要将他用漫画的形式讽刺为拉斯普钦 (Rasputin) 和格劳乔·马克斯 (Groucho Marx) 的一部份, 可能以此作为一种策略，分散人们对他著作中深奥的含意的注意力，使人们关注到大众文化外在和内在意思形态的诠释，同时也是毫无疑问地满足典型的媒体承办商的虚荣心。

齐泽克对其他深奥内容活跃的演讲受到了广泛的赞赏。他对理论带来的乐趣有着无法抑制的冲动情绪，然而，却是难以恢复的。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用“曝光的人的药方” (mortal dose of publicity) 来形容时常有消灭激进思想实质的趋势。在电影《Zizek!》

中，与之齐名的理论学家承认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担忧，那就是，（齐泽克）不是被人忽略，而是被人们接受。”他在媒体聚光灯下走钢丝。他的著作蕴含了大量的吸引注意力的东西，但也伴随着他思想理论的复杂性，这种吸引力将有逐渐失去光彩的危险性。

在《文化危机》一文中，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评述有着重大的影响：“过去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在人们的遗忘和忽略中生存了几个世纪，但是他们是否能够在将他们说的东西作为娱乐的环境中生存仍然是一个未决的问题。随后在电影《Zizek!》”中，斯拉沃热推测：“我几乎是被诱导着说我受大家欢迎与我受重视是相抵触的。”这也许会使一些伪善的读者受打击：一个思想家，采取如此多的手段哗众取宠却赢得了如此多人的关注。然而就像 Pfaller 和 McGowan 在本刊 1.1 期文中所述，齐泽克的幽默不过是达到更有意义的结局的一种方式。而且，那些真实的轻浮也许正源于他的批评者们自己幽默感的缺乏：

没有严肃性，理论就变的像统治意识形态下不良的道德，什么都不是。它提出问题从不寻求真理。只有一个严肃的理论才能让我们认识到存在着的却从未意识到的真理。只有在理论的严肃性中才存在让我们在有知识的基础上放弃探索真理的可能性，接受没有知识的真理组成了我们人。”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通往严肃的路上是充满了玩笑的。”（McGowan, IJŽS 第 1.1 期:66）

因此，《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新肯定齐泽克的学术贡献而不是一味地对他的娱乐性表示厌恶。从齐泽克的分析中常常带有多疑和淫秽语言的本性，和他低级粗俗的幽默感中（例如：他关于理论观念的弹性的讨论和他对文化重要性对不同国家厕所设计的考察——见如下两篇文章链接）可以看出，他可能不喜欢知识分子一本正经的工作。他无疑不希望说不能说的事情，因此避免了思想家们说到而做不到的“美丽灵魂”综合症。他也并不回避自愿扮演着像圣徒保罗（St. Paul）和列宁（Lenin）那样世界上迥然不同的历史人物的角色。

## 齐泽克疯狂行为的方法

对于理论和各种学术生活或领域的精通，使齐泽克建立了独特的理论，这让他的著作更充满特色。就像许多观察家评论的，最异类的现实成为齐泽克理论的一部分。从“母体”（Matrix）到马克思，从同性恋到打火石，从中央情报局的严刑拷打到儿童玩具，从可口可乐商业广告到共产党的秘密；没有什么是因为非常有价值或是没有价值而被排除在他的哲学范畴外的。在齐泽克的方法中，这创造了一种非常平等的氛围。（Pfaller, IJŽS 第 1.1 期: 43）

除了他对多数文化理论小心翼翼的趋势表示拒绝态度，他的著作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和天主教徒的评价的特性，这些被媒体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而更显见地。尽管他倾向表面抽象的理论，这种欣赏使他成为了黑格尔（Hegel）“灵魂即骨头”（The spirit is a bone）这种公式的着迷的说明者。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他用一种和文化民粹主义者相似的但是完全不同的论调（他们更公开的，不加批评地赞扬流行文化），把深奥的哲学转变为种种每天媒体精选的内容。他因此避免 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轻蔑的有名无实的“抽象的经验主义”。他的做法是为了使深奥的理论与它在世俗中的多种表现更好的相互阐明，用不可减少的复杂性不停的与他的读者对抗。

齐泽克最吸引人的个性之一就是从小众文化和文学作品中借鉴，创造性的参与非常外在的克拉考尔（Kracauer）所称的由社会过度想象和在现代媒体系统产生的趋势下的“打击对抗理解”。根据意思来说，就是重复或印象主义接触。齐泽克与那些批判思想家分享着一个自豪的血统，他们对主导社会形式的单一空间身份不加评判的迁就融合表示厌恶。然而，他革新的个性，源自他的想象力和独创性以及结合他极其有活力的思索。齐泽克设法涉及的部分是其他理论家无法成功避免的学术趋势（尤其是充斥着中产阶级的内疚），这种趋势是赞扬大众文化的解放意义的甚至当这种主张开始延伸成为盲目乐观直到发生转折。（例如：Mark poster 的对于这种整容手术节目 Swan 的解读，正是了福柯的‘关注自身’ care of the self 的观念）。是什么使齐泽克成为一个杰出的批判理论家？他采取极大的包容性的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从而巧妙的回避了类似加诸于阿多诺身上的关于精英主义懒惰的指责。就如拉克劳 Laclau 在他的《齐泽克著作亚系物体意识形态》（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Žižek’ s work）一书的前言中写道的：

……包含一种隐含的邀请来打破隔离理论性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的鸿沟。当代批判主义观念的后语言主义为不能适应特殊环境的违反界限铺平了道路。但是齐泽克的文章——从电影到哲学，从文学到政治，在这方面特别的丰富。那些将“过硬的超越行为”与对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相结合或继续生活在虚构的“案例分析”的世界的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不会觉得舒服的。（Žižek 1989: xiii）

同时，他的例子并不总是能达到本身的效果（就像他有争议的假设：巧克力是引起便秘的原因），他的根本目的很少偏离令人敬佩的挑战主导观点的许诺。这是用它标志性的对诉讼的贡献——他对 *Look Away* 的宣传和他必须采用视差的观点。他的无身份，批判思想的灵感来源于：

拉康式的论文根据原理有小说的结构：在章节“真是存在的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那些困惑的岁月里，小说的“第三种方式”是社会对抗性无法消除的唯一重点。Herein对“后现代”批判的意识形态展开其中一个任务：在一个存在的社会状态中指明要素，在“小说”的伪装下，也就是说，“乌邦托”叙述的可能性，但是却无法选择与历史的两全。指向系统的对抗性特性，因此使我们“疏远”建立自我的证据。(Žižek 1994: 7)

是这个方法论承诺了我们在其他“后现代”理论家的意识形态中找到的现在不可能的，而在未来的可能性的存在。诸如荒诞玄学基础，鲍德里亚 (Baudrillard) 对于极权主义症状状态的批评以及 Badiou 在 IJŽS 第 1.2 期中事件详细探究的概念化观念。

### 一个有品质的人——齐泽克：公众知识分子

…… 获得权利的集团不会抛弃理论观点，即使事实上它已经抛弃了这个观点，而现在正在现实中摇摆。(比如，人们所想的文意复兴时期的教堂)。正确的本能告诉它，一个正确的理论观点是人们可以一直信赖的，它是否曾经存在值得思考。为了减少一切从理论观点中而来的事实上的承诺，它因此协商了一个大胆的辩证。从而，那些天真的敏感者就会相信集团所扮演的是理论观点的执行者。但是原本建立理论的真实的内容现在仅仅是表面的类别，观点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装饰，代表着装饰表面的外表和一部份的变质的内在，与它的外表一致成为了精神的笑柄。(Kracauer 1995[1922]: 167)

齐泽克之所以在现今知识氛围下突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归于他设法体现公众知识分子的优点而没有明显地向被大众传媒侵蚀的公共领域和更为隔绝的大学环境的禁止他的压力妥协。克拉考尔 (Kracauer) 的“装饰的外表隐藏着部分变质的内在”和“精神的笑柄”结果，直接适用现今的大学内官僚体制与媒体话语上的衰弱语法在促进有益思想中扮演了克拉考尔“极好的支持者”。它以削弱知识分子质询为代价提升工具理性。

在媒介公众领域中，那些对激进思想感兴趣的人都被迫在非主导的，不加批判的，自我指示的，相互背后抨击的媒体空隙中寻求它，尽管事实是“如果他们相信一些事情不同，他们就不会坐在他现在所坐的位置上了。”(Edward and Cromwell 2003:90) 仍然骄傲于他们的专业和知识完整性。同时，有人敏锐地发觉，但很少讨论(至少在任何官方场合)，现在过度管理化的大学生活为了学术而学术而非认识到那时学者生活的默认模式。为了他们自己探索理论观念，不得被争论而不是简单的假设一个学术默认模式。真正好奇的知识分子现在经常发现他们自己像一个处在一种波吉亚时期的挚诚的天主教徒一样，挣扎着在罗马教皇狂欢中寻求一席之地。

武装好自己，就像齐泽克早年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机构的职业经历，高度成功的被普通的学者所羡慕的逍遥学派的存在。齐泽克是个给人启发的人，因为他有轻视这些面对批判思

想的困难的态度。他建立了我们已经领略过的幽默，齐泽克的著作在一定理论复杂性的基础上结合了放肆与生动，提供了一个友好的纠正方法，不仅给由于固有的有媒体的孤立文化和预先设定的常识而带来的知识分子的局限，而且也帮助了那些总是反对“荷马听起来像资金平衡表，资金平衡表听起来像荷马”（Davies 1996: 23）的学者们的老一套的失败的交流。“一个大胆辩证的绳索”也许是齐泽克使黑格尔，马克思和拉康以及他越过媒体与学术不可比较的领域分歧的愿望混合新生的一个合适的总结。齐泽克在在目光短视和媒体理论苍白中前行，是一个非常需要被注意的人，他仍然可能破坏主导的口齿伶俐的用激进概念化接受克拉考尔“外在装饰”。

### 社会科学齐泽克——曲解/歪曲的真实本质

在第一期期刊中，编辑们以各自的学科观点与齐泽克进行学术切磋。这些社会科学各具特色，但它们可以齐泽克的思索中获益匪浅，因为它们经常要强迫自己去了解一个无比古怪的媒体景观。媒体所呈现的超现实主义的一些实例，比如美国总统手拿塑胶火鸡进入驻扎在伊拉克的军队一个狼藉的帐篷，或是评选最上镜的航空母舰上的捍卫战士。多数媒体研究都倾向于完全回避这样的新闻或是继续以一些不适宜的方法理论（虽然很尖锐）来质疑这些新闻。很显然，媒体的这些古板不化并无法例证雷蒙威廉斯所提出的并已渗透入我们的媒体环境的“情感结构”的复杂微妙之处。例如，我们仍然不知道一份成分分析或是一份严格执行的问卷调查是否能够披露出美国总统的硫化剩余产物的真实本质。

齐泽克制作播出了一个名为“变态者观影指南”的三方英国电视节目，而且他通常都是以一种濒临排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齐泽克作品的重要特点是他在拉康理论的基础上将歪曲的真实本质解释为过度使用规章制度来进行鉴定（象征意义的大他者）。因此齐泽克理论为了解大众传媒文化的意识形态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坚持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来思索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很多传统社会科学研究，表面上更为客观，但事实上都是歪曲地过分重视他们所运用的研究方式，但却忽视了其探索知识的实质目的——从方法论上来讲，这就等同于你在路边黑暗处丢失了钥匙，却在路灯下寻找，仅仅因为路灯下光线最充足。

齐泽克将意识形态解释为一种显性现象而非隐性的，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当代媒体景观所产生的“缺乏理解的清晰立意”，为克拉考尔的早期理论新开辟了一个空间。克拉考尔认为“在有插图的杂志中，人们所看到的世界恰恰正是这些杂志竭力不让人们看到的……世界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对自身一无所知的时期。插图的报刊杂志是统治阶级组织反理解罢工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Kracauer 1995 [1927]: 58）

以下关于媒体是如何处理这些烦人的现实与象征混淆的例子可以生动地说明了有插图的报刊杂志的特殊作用以及它们所表现的更广社会趋势。读者们可能还记得阿布哈里卜监狱虐待囚犯的图片被曝光时的第一反应，包括以下：



美国媒体的主流是公众任何最初的不安都会很快被新生的幽默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卫莱特曼的深夜秀在刚开始会引起骚动，但几星期后就被拿来当笑话。适应或拒绝大多数人所推崇的道德观的过程或许会因为 2006 年 9 月意大利世界时尚杂志的一组照片而降到底线，其中很多照片都是穿着制服的男人在体罚女人并要求她们做各种不堪的低姿态/从属姿态。以下照片或许比单纯的文字更具说服力，更能够说明克拉考尔和鲍德里亚的正确洞察力。



齐泽克不断思考并独创性地运用十分详尽的反理解罢工的技巧手段。他将其一贯能引起共鸣的理论引入了社会的荒谬现象，这很像拉康和齐泽克在他们的作品种所提及的埃德加艾伦坡的《失窃的信函》中的情节，理解会因过多的曝光而不是曝光太少才逐渐失去的。齐泽克运用

了拉康的心理分析构架为真实的活生生的媒体景观经验给予了些领悟，表面上应该完全根据经验的这些方法其存在的天生局限性却排除了这种媒体景观经验。

我们对以上照片的考虑说明了有些人想要批判地了解一个充斥着淫秽的东西的媒体社会，因此对于这些人齐泽克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鲍德里亚提出的归化理念令人信服地描述了“离开舞台”文化的出现。而这些淫秽的东西正说明了观众与表演间的传统距离的破裂。如今不同形式的舞台布景正被另一种文化所取代，在另一种文化中“一切都是可制造，一切都是清晰的，一切都将变得真实，显而易见，有责任的。这就是性，因为它存在色情描写中，但是更多情况下，这是我们的文化事业，其自然环境是淫秽的：一种的演示文化，一种示范文化，一种盛产畸形的文化。”（Baudrillard 1990 [1979]:34-35）

面对如此的高清晰度，齐泽克小心养成的《斜视》方式创作了《视差》，借此作品来重申需要很多空间的批判思想。理论上，随着这种距离的产生，他坚持提出自己对媒体世界的多方面诠释—通过自己的熟悉的方式来讲述有趣的故事，尽管不仅仅只是这样。在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的 1.1 期中，罗伯特帕弗勒很清楚地叙述了这是如何做到的，虽然似是而非，“齐泽克正是通过例子，往往是一些故事，却成功地做到没有把他自己的哲学理论变成一则故事。”

把这个例子上升到理论工具的高度：这是齐泽克理论与其他致力于当代文化研究所作出的努力的不同之处。它们看起来与其各自的现实很相近。今天的文化研究常常与它们的素材缺乏距离。它们认为只有当完全沉浸在自己目标以及自己所描绘的文化或亚文化的现实中，那才是最适当的。相反地，齐泽克却与自己所使用的元素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过于亲密。作为理论工具，这些例子帮助齐泽克与他所涉及的现实的自我理解保持距离。

（Pfaller, IJŽS, 第 1.1 期：44）。

帕弗勒生动形象地说明了齐泽克的方法是用“肮脏的问题来做锋利的工具”，并解释了齐泽克是如何实践阿尔都塞提出的物质主义的“黄金定律”：“不要根据某个既定现实本身的自我理解来判断一个即定现实。”齐泽克总是能够知道自己所列举的例子应用的方法论，因此，不同于那些毫无判断力的思想家们，齐泽克不会陷入这些例子其表面刺激物的庸俗魅力中。

## 结语

事实上，个人性格会给世界注入符合社会的，有效的理念，但这些理念的存在则有赖于社会群体。个人产生想法并将其想法公之于众，但群体则要接受想法并确保将其实现。（Kracauer 1995 [1922]: 143-144）

当一个重要人物提出的某个想法将自身表现为一个群体，那么这个人身上的明显个性就会在转换过程中丢失，恶化了该想法与各种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经验根深蒂

固但仍由这人自己控制。例如瓦格纳对瓦格纳崇拜者的厌恶，或者马克思保证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例子最能清楚地指出在整个转换过程中想法的变化。(Kracauer 1995 [1922]:153)

通过以上来自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论文《承载思想的群体》的2处引用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期刊杂志上不仅仅只是作为个体思想者，而且是活着的，还能够向世界保证自己并不是齐泽克理论的拥护者，他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认识到它将被紧紧追赶着去公正看待/适当处理齐泽克的无人可模仿的独特性，但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齐泽克作品对现有学科所带来的挑战，该学刊又觉得这是值得冒险一试的。

因此，本学刊的初衷是为了提供齐泽克作品中有意义的一贯思考，同时也赞赏克拉考尔提醒的可能会在集体过渡转移中丢失的这种显而易见的个人特性。

虽然齐泽克与犹太基督的知识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有佛曰：一人指月，愚人观指。吸引人们去关注齐泽克作品，且一直饶有兴趣的原因是他在理论研究上的竭力，他固执地审问那些坚持看着手指而不看月亮的学者真实的曲解本质。

注释：

1. Mark Poster *Swan's Way: Care of the Self in the Hyperreal* – Keynote presentation at the *Engaging Baudrillard*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wansea, UK, September 4th-6th, 2006.
2. For a fuller discussion of the Abu Ghraib images see (Taylor 2007) – [http://www.ubishops.ca/BaudrillardStudies/vol4\\_1/taylor.htm](http://www.ubishops.ca/BaudrillardStudies/vol4_1/taylor.htm) , “The Pornographic Barbarism of the Self-Reflecting Sign”

参考文献：

- Baudrillard, J. (1990) [1979]. *Se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 Davies, M. L. (1996), 'University culture or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B. Brecher, O. Fleischmann and J. Halliday (eds.) *The University in a Liberal State*, Aldershot: Avebury.
- Edwards, D. and Cromwell, D. (2005). *Guardians of Power: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Media*, London: Pluto.
- Kracauer, S. (1995 [1922]). 'The Group as Bearer of Ideas' in *The Mass Ornament: Weimar Essay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racauer, S. (1995 [1927]). 'Photography' in *The Mass Ornament: Weimar Essay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Žižek, S.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Žižek, S. [ed.] (1994) *Mapping Ideology*, London: Verso.

Žižek, S. (2004). *Iraq: The Borrowed Kettle*, London: Verso.

Žižek on toilet design - [http://www.lrb.co.uk/v26/n17/print/zize01\\_.html](http://www.lrb.co.uk/v26/n17/print/zize01_.html) ,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Žižek on stretching a concept - [http://www.lrb.co.uk/v26/n17/print/zize01\\_.html](http://www.lrb.co.uk/v26/n17/print/zize01_.html) , Critical Inquiry